

萬古風流

蘇東坡

人伦 [下]

蘇東坡題



離似東坡老白首忘機真治人相得如我此君稀



学者名人共说《万古风流苏东坡》

责任编辑／王尔立◎封面绘画／范曾◎封面题字／范曾◎插图／陈霖◎封面设计／李岩冰◎版式设计／王尔立

著名苏学研究专家、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三苏全书》主编曾枣庄先生说：龙吟先生做了长达二十年的准备，包括知识积累和阅历体验，他对苏轼生平及其诗文、思想早已烂熟于胸，所以顺手拈来，皆成妙笔。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却又活灵活现的苏东坡形象。……

美籍汉学家维特·琳娜女士说：

我认为这是我所见到的所有描写苏东坡的文学著作。他所使用的故事大都有案可稽，同时东坡的诗、文、词、赋也多是前人没有注意到。龙吟先生把握住了苏东坡的心灵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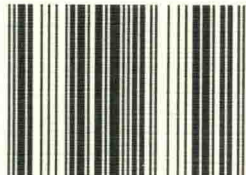
苏轼长门长孙、第三十二代传人、苏学研究专家苏慎用“十分震惊”四个字来形容他一口气读完《万古风流苏东坡》第一部后的心情。他认为：作品没把苏轼写成一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人。《万古风流苏东坡》一出，人们争相传阅——东坡先生复活了！

《中国民族报》副总编辑、苏学研究专家李升旗先生说：

我读了《万古风流苏东坡》，第一个感觉是吃惊。不知龙吟是从什么地方找来那么多可信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是艺术的真实，更像是历史的真实。第二个感觉就是冲动，我当即拿起电话，通过出版社，辗转多人，最后找到龙吟先生，在电话中与他谈了很久很久。后来当我得知他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中国文学史》三主编之一范宁的弟子，也是著名诗人兼学者闻一多的再传弟子时，心里的惊讶才渐渐平息为一种佩服……

著名书画大师范曾看了《万古风流苏东坡》第一部后，欣然同意将自己的经典画作《东坡吟啸图》提供给从未谋面的龙吟先生，作为《万古风流苏东坡》一书的封面，并题写了“万古风流苏东坡”七个大字，进而挥笔作画，预祝龙吟的新作取得更大的成功。

ISBN 7-80626-759-X



9 787806 267592 >

ISBN 7-80626-759-X/I·187

定价：42.00 元（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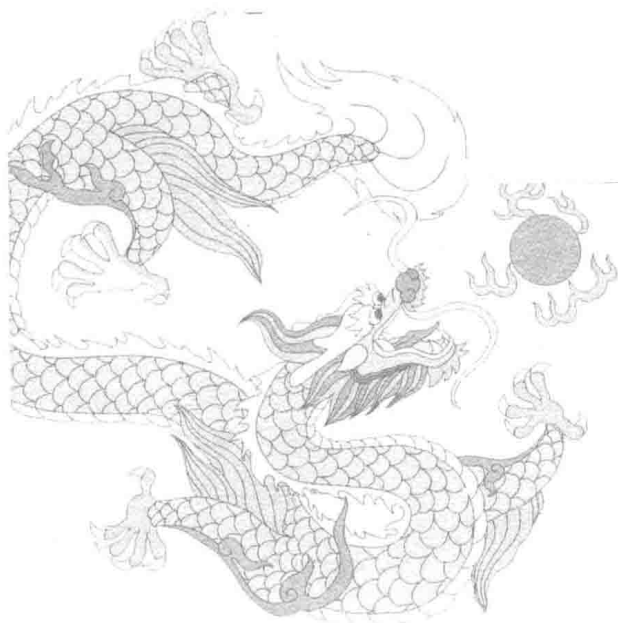
文俠
小說

萬古風流蘇東坡

蘇東坡題詞 圖

人倫 (下)

龍吟/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古风流苏东坡/龙吟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5
ISBN 7-80626-759-X

I. 万...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638 号

Wangu Fengliu Sudongpo Renlun

万古风流苏东坡·人伦(上、下)

龙吟 著

责任编辑:王尔立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1 插页 6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印数:1-5 000 册 定价:42.00 元(上、下册)
ISBN 7-80626-759-X/I·187

第十六章

捉云祈雨太白山

差役之苦消解衙前

子瞻来凤翔后第一次到所辖各县办事，就办得如此利索，宝鸡火灾之事，因为处理及时，得到朝廷的认可，百姓还送给他个“苏贤良”的美名，这让太守宋选大为高兴。两天之后，张琥与董传在郿县争着应聘高家女婿之事传到了凤翔，府学教授高儒想招佳婿没招着，反而惹来自己最腻歪的半疯半傻书生董传，又自食其言将他打跑，惹得郿人说三道四，自己女儿也寻死觅活，说这辈子决不出嫁。高儒先生自己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便给宋太守上书一封，要求辞去府学教授之职，归家自养。宋选也觉得斯文扫地，便允许高儒退休，同时把张琥叫来斥责一顿，又把府学教授这一职务，转交子瞻兼任。

子瞻正好事情不多，难耐寂寞，就欣然接过这个差事，没事时到文庙里讲讲课，倒也快活。

只是张琥经历此事之后，很少再到子瞻那里走动了，即使见面也不再像家雀儿一样叽叽喳喳，子瞻反而觉得冷清了许多。好在王彭与他朝夕过往，子瞻便提出要向他学习武功的要求。谁知王彭说他根本不会武功，要学就跟我学吃斋念佛。

王彭的回答让子瞻难以置信，哪有监军不会武功只会念佛的？何况你出身将门，长得也像猛虎一样？

王彭不仅自己不教子瞻，还不许王豹等人在子瞻面前练功，他说大宋的兵马指挥都是文人，除了死去的狄青，哪个武将做过枢密使？子瞻一听这话，便没词儿了。

安静一阵子后，子瞻想到自己职责之内的一些事务。他从签判职掌里面看到，朝廷规定凤翔府送往汴京的东西，只有几百石当地产的谷物，其余都是终南山的松木，偶尔还有野蘑菇之类的山珍。他想，这些东西岂不容易？用几十只大船，顺着渭水，漂上几天就漂进黄河，漂到了汴京？于是他没把运送之事放在心上，转而研究起朝廷役法来。

宋朝的差役之法甚为复杂，因为朝廷和各路、府州里冗员太多，衙门里再也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因此除了狱吏、都头和少数捕快之外，其他所有差办事务都由衙役来承担，包括衙门里掌厨、买办、粮仓看守和衙役、弓箭手、壮丁，以及乡里书记员、里正、户长之类，通通都是轮流换班。宋朝规定，凡是官户人家，还有僧人、道士、女户、单丁即鳏寡孤独户一律免去差役，客户没有田地，甚至居无定所，靠给主户打工过日子，即使当差服役也是替主户充任，更不列入。朝廷把那些有田产的主户分为九等，五等以下的主户田产很少，原则上不用充差服役。一至四等主户，在当地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这样分担府、州、县的差遣：一等大户充当里正，同时派家人到衙前服役；二等户充当户长、耆长和书计一类，三四等户则充当弓手、壮丁和厨师、买办、粮仓看守一类的杂役，这些差役轮换着做，里正、户长一类或者一年一换、两年一换，而衙前杂役则几个月一换，甚至是每月一换。其实这种规定在实行起来极为混乱，像里正、户长之类的事情，大户人家争着做，而衙前差事就没人愿意干。子瞻记得欧阳公曾有一篇上书，专门论述这种差役制度的弊端，欧阳公说：州郡事多，差役难免，往往将第三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差役。也有主户少的地方，逼着客户



充当差役。子瞻在眉州时就看到，州县官吏大都不分户等，只要有田地的还算主户的，就得每年分摊一个月的差，人手不够，就不论户大户小，甚至不分主户、客户，家家都得去官府免费服务。至于到了官府做什么样的差，那得由管事的来定，差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子瞻与马梦得一起，翻阅凤翔历年来差役派遣的情况，这才发现运送巨木的事情极为难办。凤翔靠近终南山，终南山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千年古树。那些古树都有朝廷派人把守，没有监守官员的同意，谁也不能乱砍。子瞻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听史先生讲过，当年开国功臣赵普从书记升到宰相后，让人砍了几十棵终南山大树建造歌台舞榭，竟然被太宗皇帝免了官。朝廷规定，凤翔府每年要根据宫中需要，由负责宫室、太庙修建的将作监里头的修内司提出要求，才能砍伐大树五百到一千棵，每三十棵编成一个大木筏子，运到汴京，供新建宫殿和修筑皇宫寝陵等使用。砍树、编筏是件苦差事，可凤翔的衙前差役都争着去做，因为比起下一轮运用巨木的差役来，砍伐树木是轻活。通过渭水、经由黄河、汴水再运送到京城，不仅历经艰险，还担负着押运、赔偿的责任。由于谁都不愿去冒这种风险，凤翔府就采取每年轮流一次的做法，指定三、四等户中稍有财产、拥有赔偿能力的户主亲自负责运送。府衙里专设一个押运都头，根据朝廷需要进行调度。

看到这儿，子瞻决定对这件事情做些调查，先摸清情况再说，首先要找到负责押运之事的卢都头。

清明前三天的一个早上，子瞻起来之后先练练腿脚，然后到邻居家找王彭，问道：“押解朝廷需用之物的事情，好像都是卢都头负责的，这个人我怎么没见过？”

王彭正在佛像前打坐，他笑着说：“阿弥陀佛，你说的是卢大牙吧。眼下他可能正在终南山上监督伐树呢，一会儿我让王豹去叫他下山。子瞻，这件事情可不容易，能不能办得阿弥陀佛，就看你的本事了。”

第二天早晨，子瞻来到自己的官房，刚刚坐下，王豹便带着卢大牙走了进来。子瞻见那人个子不高，面黄肌瘦，除了两只大牙向外龇着，其他部位都陷了进去。子瞻看他这个样子，便有几分同情，于是关切地问：“卢先生，往年是你领着差役，押解货物进汴京的？”

那卢大牙听到这话，便笑了起来：“苏贤良，您就叫俺卢大牙吧，叫俺卢先生，俺觉得疼得慌。”

“怎么，你乐意人家叫你这个外号？”子瞻因为不熟悉，还是没有直接称呼那个不雅的名字。

“苏贤良，您别不好意思。干俺这一行的，不论是管事的，还是听差的，人家都称作衙前差役，简单一点，都叫‘衙前’。俺是总管，按理该叫‘卢大衙前’，偏偏爹娘给俺生了两只大牙，所以人家才叫咱卢大牙的。”

子瞻听他这一解释，不禁轻松地笑了起来。“哈哈，卢大牙，看样子你生来就该管这衙前的事呢。如今该我监理这件事情，你说说看，今年的事情该怎么办呀？”

“怎么办？苦啊，难呀！”卢大牙立即叫了起来。

“怎么个苦法？有何难处？弄些船只，将粮食装好、木筏子绑好，顺着渭水，漂进黄河，不就漂到汴京了？”子瞻为了进一步知道详情，故意说得如此轻松。

“哎呀！苏贤良，你以为这事像你写诗一样，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些年凤翔的差役死了好几个，还有一拨人被弄得家破人亡，这差役根本就没人愿意干！”卢大牙不仅一脸的为难，而且一脸的愤懑。

“有这种事？”子瞻吃惊不已。

“不信你问问王豹，他的堂兄王彪，眼下还欠着官府一屁股债呢！”

“王豹，果然如此？”子瞻转过脸来问道。

王豹因为与子瞻很熟了，他见卢大牙不愿多说，自己就介绍起来，同时也在发着牢骚。“苏贤良，这衙前差役之事，是眼



下风翔最苦的事情。老百姓被折腾得没办法！比如今年，朝廷规定要六百棵，要咱们必须在六月底、七月初那几天运送到汴京。那时候黄河里水流最大最急，行起船来人命关天！单是长安东边、渭水与黄河交界处，就是风陵渡那个地方，不知翻过多少船只、多少木筏！还有东边的陕县有个峡谷，那里到处都是礁石，人们称作‘砥柱’和‘鬼门关’，简直是吃人的地方！我堂兄王彪前年夏天轮差，押着一个大木筏好不容易过了风凌渡，谁知到了陕县的鬼门关，木筏就被大水给掀翻、冲散了，我堂兄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可那三十棵大树全漂走了，都得由他来赔偿，至今我还在帮他还债呢！”

子瞻听到这儿，才知道事态严重，他站了起来。

卢大牙接着王豹的话，大声叫道：“王彪水性好，人也机灵，总算活着回来了，那一回还有两个差役被压在木筏底下，连尸首都没找到！”

“啊！还有这等事？”子瞻一屁股又坐在椅子上。

“那还有错？所以让百姓来衙前当差，谁都不愿意来，他们宁愿上山伐木，也不愿意押船！”

“那，为什么不等水小一些再运呢？”子瞻问道。

“苏贤良，这话你问我，我问谁去？这是朝廷的规定，只有在水大的时候，这些大树才能通过黄河进了汴河，汴河里面才能掉过头来，朝廷是根据汴河的情形定的规矩，谁管渭水和黄河里会出人命呢！”卢大牙的声音更大了。

子瞻听说这事屡出人命，便起身说：“既然这样，就请你们二位带我去渡口看一看！”

“苏签判，后天可是清明节啊！”马梦得在外屋听了好久，听到子瞻说今天就要外出，便进来提个醒。

子瞻这才想起他与王弗和马梦得夫人说好，清明要带孩子们外出踏青的事情。“管不了那么多，今天走吧！”

“是去渭水码头？还是去终南山？”卢大牙问。

“渭水要去，终南山也要去！是不是要三四天时间？那

好，你们先回家打一声招呼，吃完午饭咱们就走！”

子瞻吩咐完毕，便到宋太守那里禀报这个情况。宋选是去年八月才到任的，也不太了解这方面情况，他对子瞻说：“那你就去吧，多带几个随从。还有，自从过年那场小雪之后，几个月都没落雨了，眼下四处大旱，你去终南山，顺便看看田里的情况。”

子瞻得到允许，急忙叫上马正卿，二人一道回家，向各自夫人说明情况，当天下午，就和王豹、卢大牙四个人向南行进，晚上到了二十里外的渭河边，原来凤翔府的官家码头设在阳平镇。

来到阳平码头，子瞻吃了一惊。原来今年大旱，渭河里的水只剩下一点点，像个小河沟一样，许多大船都被迫停在岸边，只有那些能载三五个人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里艰难地穿梭着。

“春天没有水，放不了大船，看来朝廷的规定，自有道理。”子瞻自言自语地说。

“可是到了四五月，水就涨了，水还不太大的时候，黄河里没有危险，早一点运就没事！”王豹好像考虑过这个事情。

子瞻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正想接着问，却被卢大牙接过去了。“早运？早运到了汴京，人家不让进，差役们在路上的费用，谁来出？”

子瞻听了这话，立即说道：“谁来出？可以想办法呀！比如用两拨儿差役，在途中换一下！”

“苏贤良，若是中途换人，就等于两拨人干一拨人的事情。本来逃差的人就多，衙前差役不够用的，哪儿找那么多人？再说，若用两拨儿人轮换，木筏子后来散掉了，是怪前头的人没有捆绑好的呢？还是后头的人给弄散的呢？根本就分不清，岂不更乱？”卢大牙不愧是总管，他一连串说出了许多问题。

子瞻一听这话，就不再问了，他想，要是官府出钱，给那些



多干的差役一些补贴,或者把多用的时间记下来,补在来年的时间上,那不就成了么?可是子瞻知道,这种想法说起来简单,可实行起来决非易事:一来官府没有额外的钱,二来朝廷没有规定,谁也不能将差役今年多干的时间补到明年。想到这儿,子瞻心里突然出现一个想法,看来朝廷有些“法”,确实需要变一变了,难怪王安石总是嚷嚷“变法”,这衙前差役之法,不变怎么行呢?

正当子瞻想着事的时候,马梦得叫道:“苏贤良,你看那边,渭水对面!”

子瞻抬起头来,只见渭水对面有十来个人,正从南边的山边,拉着拖在地上的粗大的树干,向渭水方向慢慢走来。由于那树特别巨大,这些人每人肩上拉着绳子,腰快弯到了地上。走近了一些,子瞻才听到他们的嘴里,发出低沉的“咳哟咳哟”声。

“他们也是差役?”子瞻问道。

“是的,他们是负责运木的一拨儿,还有更多的人在山上。”卢大牙答道。

子瞻再也没有说话,当天晚上他住在阳平镇看守物品的戍卒所住的地方,很长时间都没入眠。

第二天,子瞻一行四人进了终南山。山上参天古树再也没能引起子瞻的诗思,当他看到山间有许多差役光着上身,在戍卒们的监督之下砍着大树,然后五个一伙、七八个一群地将树拖到山脚下,再由更多的差役用绳拉着。差役们全都裸露着上身,身上都是铁锈般的颜色,有的人手臂和腿脚上还露着伤口,一任蚊蝇叮在上边。看到这种情形,子瞻的心都快碎了。

这天晚上,子瞻躺在山上戍卒呆的木房子里,一直想重温小时候时常做到的那个噩梦。他想梦到自己再度变成大吴,在月中永无休止地砍树,他想再次体验那种精疲力竭的感觉、痛苦无望的滋味,以此来体恤那些差役难以言喻的苦楚。然

而他一夜无眠,那个噩梦却没能光顾。

这时子瞻才感觉到,自己在梦中所经历的痛苦和眼下看到的这么多人所遭受的苦难相比,梦境便是天堂。他从来都把当官看作是件好玩的事情,没想到他所面临的情景,简直是人间地狱。

他们从终南山回来的时候,正是清明后的第二天。凤翔的百姓不像蜀川人那样,爱在此时四处踏青,子瞻发现,在往太白山去的道儿上,百姓成群结队,抬着纸人,有的还打着锣鼓,吹奏着喇叭。

“那些人都在做什么?”子瞻问王豹。

“他们是去太白山求仙降雨,这里的百姓都说那里的山神最灵。”王豹没精打采地答道。

“以前有过灵验么?”

“有过。百姓靠天吃饭,不求老天,还有什么办法?”

子瞻目送求雨的队伍,再看看近处干涸的河边,渭水在干枯的河道上,就像一只快要死了的蚯蚓,有气无力地延伸着弯弯的身躯。

子瞻回到凤翔府衙,第一件事就是向宋选禀报他的所见所闻,他说话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意气,也少了过去的幽默风趣和慷慨激昂。

“子瞻,朝廷积弊甚多,这一点你我都知道。如果你觉得凤翔府衙前差役的事情可以改变,你就想个办法,我会帮你一起调停。”宋选听完子瞻的陈述,慢慢地对他说。

“好吧,大人,既然您允许,就让我试试。”子瞻得到太守的支持,更觉得担子相当沉重。

“子瞻,衙前差役的事情,还可以缓一缓。眼下大旱不止,两个多月没见一滴雨,这才是要命的事情呢。”宋选说到这儿,眉头紧皱起来。

“是啊大人,我看到渭水都快干了,就是引水灌溉,都找不



到水源呢。”子瞻跟着说。

“皇上的诏命下了一个多月了，十县狱囚该放的全部放了，可老天还是不落雨。”宋选自言自语地说。

“再过几天就是谷雨了，谷雨前后是麦子拔节的时候，五日不雨便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如果再过几天还不下雨，凤翔人今年肯定遭灾了。”子瞻担忧地说。

“子瞻，你是几时学会种田的？”宋选听了这话，不禁吃惊起来。

“大人，我在考中进士之前，在眉州跟爷爷种过田，牧过牛羊，前几年在家为母亲守丧，也没少过在地里做农活。”子瞻平静地回答说。

宋选赞许地点点头，然后站了起来，在厅堂里踱起步子，用询问的口气说：“子瞻，如果是在蜀郡，遇到这种情形，你会怎么办？”

“在蜀郡？那简单多了！蜀郡江多河多，可以造一种龙骨水车，架在河边上，用人踏着往田里车水。小家农户没办法，就用一个木桶，两边拴上绳子，两个人或者四个人，在两端拉着，把河里的水戽到沟里，再去灌田。可是凤翔连水源都快断了，这些法子都没用啊！”子瞻说了半天，最后还是否定了自己所说的办法。

“哎呀，子瞻，若你在江南做官就好了。将来我若到苏杭一带为官，一定要向朝廷请求，把你给带上。”说到这儿，宋选又觉得有点不妥，便改口说：“不，将来我要向朝廷举荐，要你去苏、杭一带当太守，这凤翔签判之位，太委屈你了！”

子瞻知道宋大人这话的份量，急忙站起来说：“承蒙大人高看。只是，咱们眼下怎么办呢？”

宋选没有直接回答子瞻，而是忧虑地说：“子瞻，你知道吗？听说临近的商州，盗贼蜂涌而起，无家可归的人都跟着贼人打家劫舍。如果凤翔再不落雨，颗粒无收，这个地方也就难以太平啦。”

听了这话，子瞻的双眉也紧锁起来。这时他才意识到旱灾结果的严重性，远比衙前差役的事情更为可怕。“那，大人，您就吩咐吧，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宋太守想了半天，也没有良策，只好无奈地说：“子瞻，我们也去求求太白山神吧。”

“大人，我从终南山回来，见到许多百姓都去太白山求雨，可是天上连一片云彩都没有，我怕这样做没有用处，枉自劳民伤财。”子瞻想起当年眉山人求神下雨，结果弄得水灾成患，爷爷气得把神像都砸翻了呢。

见到太守没有回答，子瞻又说：“大人，久不下雨，那是天上阴阳失调的缘故，可能求了也没用。”

“有用也得求，没用也得求，这是为官之道。求了不落雨，那过错在老天。求而能落雨，大家都喜欢。若是不求也不落雨，我们就只能等着挨骂了。”宋选认真地说。不等宋选说完，子瞻就懂得了此中的道理，于是他自告奋勇地说：“大人，州里事务繁忙，您在家中处理，让我先带着人马，到城南真兴寺去一趟，那里有太白山神的神位。若是还不落雨，您再亲自出马不迟。”

“那好吧。不过，你不能漫不经心，孔子说过：‘祭神如神在’，你要好好地写上几篇祭神的歌词，一定要让百姓见到你心诚，否则适得其反。”宋选嘱咐他说。

“明白了，大人，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子瞻看了宋太守一眼，这时才觉得他很有些像父亲，然而他比父亲沉稳、老练得多。

当天下午，子瞻就通知司户参军莫励刚和凤翔府所在的天兴县令胡允文，要他们做好去城南真兴寺求雨的准备，自己则带着马梦得来到文庙，翻出以前本州祭奠太白山神的故事，又搬出《汉书》，找出汉人的《郊祀》歌词，一边参照着这种歌辞，心里面一面默诵着《楚辞》中的《离骚》和《九歌》，一口气写完五首《太白词》。



晚饭之后，他生怕明天去太白山祭祀的人不多，形不成声势，又去找王彭，请他派上三百兵马，明天跟着自己壮壮声威。虽然王彭是个信佛的，可他听说子瞻明天要去祭神，连忙答应说：“明天我亲自率兵，陪你前往！”

第二天便是三月初七，子瞻与马正卿起得极早，踏着星光到了府衙，整理好祭神物品，急忙到衙外与众人会合。刚刚出门，早见王彭带着五百名士兵排列成阵，那些士兵手里还打着各色各样的旗子。

子瞻特别高兴，带着他们出了凤翔南门。

南门之外，司户参军莫励刚和长兴县令胡允文早带着两千余名百姓，带上各种器物 and 神像，在那里等着。等到队伍来到三里多外的真兴寺前，天早大亮，太阳高升。

子瞻回头一看，天哪，整整有三四千人，原来路上的百姓听说这是苏贤良领着的祈雨队伍，于是纷纷跟随，使这祭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子瞻此时再也不敢怠慢，他收住了往日常挂在脸上的笑容，表情严肃地走进真兴寺门。这真兴寺是典型的佛道合一场所，前殿立着佛祖如来和许多菩萨造像，后殿则是太白山神。子瞻先在前殿给佛祖和菩萨烧了香，随后便来到后面的神殿，士兵和百姓们便聚集在殿后的高坡上，屏住呼吸向他观望。只见子瞻将写好了的《太白词》挂在一个高高的布幡上。他知道如果按着纸上的词句照本宣科，凤翔的百姓一句也听不懂，于是用平白的话语半念半唱起来。这时人们轻轻地奏起鼓乐，子瞻不知不觉地，就变成当年与百姓一起跳大神的屈原一样。只听他念唱道：

雷阗阗，
山昼晦。
风振野，

轰隆隆的雷声快点儿来啊，
快把这里的白昼变成阴天。
呼啦啦的风儿吹过草野吧，

神将驾。
载云罕，
从玉虬。
旱既甚，
蹶往救，
道阻修兮！

旌旗翻，
疑有无。
日惨变，
神在途。
飞赤篆，
诉闾闾。
走阴符，
行羽檄，
万灵集兮！

风为幄，
云为盖。
满堂烂，
神既至。
纷醉饱，
锡以雨。
百川溢，
施沟渠，
歌且舞兮！

骑裔裔，
车班班。
鼓箫悲，

太白山神踏着风儿就起驾。
天上云儿接二连三地来吧，
有云儿铺路玉龙才会奔下。
这里的土地已干旱太久啦，
快点驱走这儿逞凶的旱魃！
谁在道上阻碍着好雨落下？

猎猎旌旗被风吹得呼啦啦，
让人怀疑雨点能不能飘下。
炎热的日头快点儿惨变吧，
太白山神已在途中正进发。
他书写着飞动的红色篆符，
正在九天门外高声地叱咤。
带着阴气的符箓正在跳动，
用羽箭将布雨的檄文送达。
千万种神灵都到这聚齐吧！

凉凉的风是太白神的大帐，
浓浓的云是太白神的伞盖。
满堂都是光辉灿烂的祥瑞，
分明是雷神雨神全都到来。
快献上美酒让他们喝醉吧，
让神灵酒足饭饱把雨赐下。
百条河川都满得向外溢出，
大沟小渠里到处都有鸣蛙。
让百姓欢快地纵情歌舞吧！

众神的良驹坐骑款款周游，
拉着美妙的神车班班奔走。
让我们打起鼓来吹起箫吧，



神欲还。
轰鸣凯，
隐林谷。
执妖厉，
归献馘，
千里肃兮！

神仙们总归要回自己的家。
轰鸣的雷声振动着奏凯歌，
隐隐消失在茂密的山林下。
太白山神还会将妖魔捉拿，
斩掉祸国殃民的罪魁旱魃。
千里秦川从此就肃穆安遐！

神之来，
怅何晚。
山重复，
路幽远。
神而去，
飘莫追。
德未报，
民之思，
永万祀兮！

太白神和风雨云雷之神啊，
这样晚你们不到是为什么？
是不是峰回路转过于遥远，
你们还在路上辛勤地奔波？
自从众神离开我们的土地，
你们就踪影飘忽难以捉摸。
莫非是往日恩德还没报答？
万民忧心如焚翘首盼望着，
千秋万代祭祀神灵没差错！

子瞻此时完全沉醉在求雨的情境之中，像疯了一样高声唱着喊着。数千名求雨者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人们敲着鼓，唱着歌，跳着舞，将酒和羊头等物抛向空中，然后再放到太白山神的塑像前。有些虔诚的老人早就痛哭起来，他们为自己的丰年真情地祈祷着，他们被子瞻的执着所感动，生怕由于自己的动作不到位而让代表着太守而来求雨的苏贤良白白忙活。

不知是这番祈祷果然灵验还是出于巧合，风儿突然吹动起白幡，南边的太白山也很快涌起云彩，风云际会，如同奔马向北飞驰，刚刚还是白日高照，转眼间天上黑云泼墨。随行的数千兵民全都吃惊地叫了起来，他们以为太白山神真的显了灵，于是刚刚结束祭神仪式的人群全都大叫起来，人们跳着，叫着，泪水在脸上奔流着，双手向着天上举着、张着，他们知道，大雨马上就要降临了！